

亲们不理解，我怎么会长冬天的，跑到远方一处萧条的农家院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的。按说，应该春暖开花以后去，要么，就在果园下果子的时候去，那两个时间段，那一带的农家院生意都会兴隆，特别是我熟悉的这家，它的柴锅豆腐焖肉，吸引着许多的回头客。

我最初也是春天去看大片的果树花，夏末去采摘鲜果，偏又好一口豆腐焖肉，选中这个农家院的，后来连冬天也去，却是因为跟院主，成为谈伴。院主小徐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也曾卷进文学热，希望自己能跻身文坛，写得勤快，投稿多次，但始终未有斩获。虽然后来他尝试过多种营生，基本上放弃了写作，但对文学的热爱，却仍保持热度。我跟他的头次欢谈，是他告诉我，有次收拾客人离去后的房间，发现遗留下一本薄薄的小说，是孙犁的《铁木前传》，从登记本上查到客人留下的手机号码，打过去，希望提供地址好寄还，对方表示不

必，送给他留下看。小徐就读了。他告诉我，惊呆了。他的文学启蒙书，是《艳阳天》，当时觉得文学就该那个样子，读了比《艳阳天》早出多年的《铁木前传》，才懂得，文学要写时代，甚至不可避免要写政治、写经济，但到头来，也要写到人的私密情感，挖掘到人性深处，这也是文学的本性。

他拿出那本意外获得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印的《铁木前传》给我看，书页发黄，里面的油画插图却还鲜亮，他说因为实在喜欢这本小书，所以 he 后来用牙刷细细地清除了封面封底上的污垢，修补了书脊上的破损，但他不愿意包上书皮，因为他连那封面装帧也珍惜。恰好我自己也保存有一本同版的书，而且孙犁是我挚爱的前辈作家之一。小徐让我推荐些类似的如今已经不热门或一直遇冷的好书，我给他开列出书目，其中有李劫人的《死水微澜》、叶永蓁的《小小十年》、穗青的《脱缰的马》、端木蕻良的《鸢鹭湖的忧郁》、柳杞的《长



城烟尘》、林斤澜的《矮凳桥风情》……慢慢搜寻吧！今冬我带了四大本改革开放初期重印的傅雷翻译的，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到小徐那里重温少年时代的阅读乐趣。侃山时涉及到中外古今诸多文学作品，免不了又议论到《铁木前传》，孙犁笔下那木匠的儿子六儿、铁匠的女儿九儿，以及那个独特的女子小满儿，是多么生猛鲜活的人物形象啊！可惜后来孙犁那种柔曼的笔触渐渐不被容纳，他计划中的《铁木后传》，也就始终未能面世。叹息后，小徐就说：“刘叔，其实，

我这后院的两家租户，他们的故事，就可以写成《铁木后传》哩！”小徐他们那一带，方圆数十里，全是果园，最多的是苹果树。苹果熟了，少量销往采摘客路边客，绝大多数，果农是暂存到冷库，有批量采购的，再到冷库去发货，因此，在那边经营冷库的，很是赚钱，冷库又带动了相关的生意，比如装苹果的大果筐，前些年，这些果筐全是木条钉成的，里面有专门的厂家生产的塑料袋，来兜住苹果，底部都留有空隙，好用叉车将果筐叠起来存库。就有老远的外省的人士，来这边在镇里租借场地，采购来木料，制作冷库用的果筐，每增加一座冷库，就需要几千个果筐，生意一度非常火爆。有两户外地人家，作坊设在镇上，住家则租的小徐那幽静的后院，一家就是专门制作木果筐的，显得非常富裕，另一家呢，则是专门处理铁条的，生意一般，吃穿用方面就显得比较节俭，也是木家有个男孩，铁家有个女孩，他们在同一所小学上学，年龄相差不多……那么，到去年，不但木料的来源渐渐枯竭，冷库设备升级换代，淘汰掉木果筐，大量购买铁条果筐，男孩那家的家长想转型，却发现附近钢铁厂产能过剩，早把大批量的铁料以很低廉的价格都卖给女孩那家了，那家接到冷

库的大订单，大张旗鼓地生产起铁条果筐，顿时经济情况两家换位！小徐告诉我，今年春节前，男孩那家决定从这里撤走，回家乡那边，据说是想开发兜苹果的塑料袋，再批发到这边冷库来，于是，他看到非常值得写入小说的一幕：那男孩子随父母撤离前，把自己家种出的一个最漂亮的葫芦给了那女孩，而那女孩，则拔下头上的一个蜻蜓造型的铁发夹，给了那男孩……

一粒麦子若是嚼掉，就什么也没有了，若是落到田地里，则会长成一株麦子，结出一串麦粒。获得过孙犁《铁木前传》滋养的我和小徐，谁能写出一篇《铁木后传》来呢？

红叶题诗（中国画）江宏

这个春节里的大年初二，我给一个做不出题而十分苦恼的小学一年级孩子完成了一道《寒假作业》里的数学题：一只孔雀的体重是一只公鸡加上一只兔子，一只兔子与两只小鸡一样重，一只孔雀又与四只兔子一样重，那么，几只小鸡才与一只公鸡一样重？我承认，我完成得有些艰难；我承认，我一边做一边怒怼这样的算术题真是无聊透顶。

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没有遭此一劫。那时，我们做算术，1 加 1 就是等于 2，86 减 40 就是等于 46，一点都不弯弯绕，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吓人的怪题、偏题，所以，我们都对学算术兴趣盎然，常常自行比赛，看谁做得快，做得好，不需要减负，没有课业压力，不用每天晚上做作业到深更半夜，所以，可以去看星星，认识北斗七星；可以去读格林童话，在《渔夫和他的妻子》中懂得贪得无厌会导致失败的报应；可以早早地安睡，进入甜美的梦乡，第二天一早自觉自愿快乐地上学去。如今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虽说我不是个数学家，但在日常生活里，去菜市场买土豆，去水果店买苹果，去超市里买酱油，还从来没有错算得太过离谱，当然，更没有遇到过必须去进行孔雀、公鸡、兔子体重换算这样的说出来都会让人笑话的事情。

可是现在，连一般的通识教学也要把孩子整得死去活来。翻检一下，如今的数学基本上已经没有形态正常的题目了，诸如孔雀、公鸡、兔子这种题目比比皆是，占尽上风，令人头晕目眩，以致干脆利落地说人有四肢都成不正常的了。我想，一个去年秋季才刚刚上学的孩子，简简单单、老老实实地做出一串串 1+1=2、86-40=46 的个位数、十位数以内的加减法题目，多么有成就感，由此会多么地喜欢上数学，并且每天可以睡得踏踏实实。

其实，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，我们的教学应该培养、唤起孩子的兴趣和热情，让孩子感受到快乐和成就感，一旦失去兴趣，失去热情，失去快乐，失去成就感，那么，孩子便会产生严重的身心负担，因此而厌学，而逃离，这与教学的本意完全是背道而驰的。事实上，快乐和成就感的丧失，会使整个人生都将受到负面的影响。我觉得要落实减负，就应该减少课程，降低难度，至少让作业题回归正常，如同回归正常的生活。

这倒使我想起了瑞士大数学家欧拉。他上小学的时候，因为好奇，去问老师天上究竟有多少颗星星，结果被刻板的老师数落一通，最后竟至被学校开除。于是，欧拉只得去放羊，成了一个牧童，他就是在放羊的过程中学会了数数，学会了长和宽的度量，学会了面积的计算。有一次，父亲想盖一个长方形的新羊圈，那需要扎上 110 米长的篱笆，但算下来现有的材料还缺 10 米。正当父亲为难之际，欧拉却说，不用缩小羊圈，也不用再去购买材料，只须将原先的长方形改为正方形便是了。一开始，父亲还不相信，可事实证明，欧拉是正确的。欧拉没有做过什么孔雀、公鸡、兔子体重换算的无聊题目，而是在放羊的生活中学到并实践了真正有用的数学知识，后来在他 13 岁那年，成为巴塞尔大学最年轻的大学生，以后又在数论、几何学、天文数学、微积分等好多个数学分支领域中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。

孔雀，公鸡，兔子与欧拉的羊

简平

说译名

任溶溶

个地方译出，也就约定俗成，大家不另译了。有一天孩子给我吃“曲奇”。我很奇怪，这明明是饼干，怎么叫“曲奇”（qūqī）呢？于是我让他给我看饼干罐头，一看，这曲奇是香港出产的，于是我用广州话读“曲奇”两字，一读就明白了，这“曲奇”是广州话读音，原文不是 cookie，音是 kugkei，与曲奇的广州话读音 kug kei 完全一样，可见“曲奇”是用广州话读音译成的。这饼干在国内畅销，各地也就跟着称它为“曲奇”（qūqī）了。

因此，有很多译名，一读就会想起它们是用哪种话译成的。比方说 chocolate，广州话叫“朱古律”，普通话叫“巧克力”，但巧是 qiao，跟 cho

音不合，而“巧”用上海话读正好是“cho”，可见“巧克力”这译名是上海话译的。

推而广之，“华盛顿”不会是普通话首译，如用普通话译不会用“华”，而用“沃”或“瓦”了。“林肯”也绝不是广州话译，因为“林肯”用广州话读成了“Lemhem”，这名字用上海话读最接近，大概正是用上海话译的。

我是影迷，记得许多好莱坞电影明星的名字。他们的名字，港粤与上海译音往往不同。例如上海叫“秀兰邓波儿”，港粤叫“莎梨谭宝”，那一胖一瘦搭档，上海叫“劳莱·哈台”，港粤叫“罗路·哈地”。上海叫“范朋克”的，港粤叫“菲宾氏”。

只有一个译名，我至今想来想去想不通，三明治为什么译成三明治，原文没有“明”这个音啊！除非是当时译者眼花看错，把 sandwich 看成 sandwich 了。一笑。



静安诗草

咏史三章

范 蠡 王建国

吴山越水共春秋，偏起干戈满目愁。计遣西施倍尝胆，怜伶文种惜同俦。陶朱公去千金散，齐相名存万顷流。自古英雄多气短，缘输少伯一扁舟。

蔺相如 裴增光

承蒙举荐不辞险，抱壁赴危完壁归。护主抛池敌首惧，论功金殿老臣排。襟怀宽释前嫌尽，文武同扶赵国巍。势去终难振社稷，竟由坚子付尘埃。

屈原 李世昱

南橘有志横独立，秉性宜修颺楚湘。醒眸醉醺渔父笑，章冠荐履贾伤芳。三闾颇困从道，九斁丰茸为勿芳。漫漫其途修亦远，浊尘宁避逝八荒。

一位好友激励我，说今年是上海诗词学会成立三十周年，我是会长，应该对学会的生涯有所评述。这让我为难了：回眸学会历程，千姿百态，得如何评述才好？

忽然想起王国维的“词中三种境界”。那是王国维对着“古今之大事业、大学问者”，拈来宋代三位大家的词中名句，道出他的高远向往。三十年来，上海的旧体诗词从创作到评论，因为多方发力，呈现出越来越兴旺的面貌。这种现象，喻之为创造着“三种境界”，我觉得十分恰当。

第一境，语出晏殊《蝶恋花》：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上海诗词学会成立以来，绝大多数会员的精神指向与心灵归宿，可谓“独上高楼”。“独上高

楼”是为了“望尽天涯路”：综观文化发展的长河巨浪，汲取传统文化的神韵灵性，腾挪胸中翻滚的意象之波，表现当代生活的多姿多彩。上海诗词学会前进的脚印，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时留下的。开始的时候，参与者多是离退休老同志。后来，会员的平均年龄逐渐降低，如今则是老中青皆备，最可喜者，涌现了许多具有诗性

心灵甚至才气纵横的青年诗人。不论年龄大小，诗人们大都追求着一种精神高度：凭借诗词的激情与想象力，滋润并净化自己的心灵，守望道德情操，提升审美素养。岁月悠悠，新作不断，诗人们站在高处，望向远处，自然造成了上海诗词的崭新气象。

第二境，语出柳永《凤栖

梧》：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由于工作关系与兴趣爱好，我和上海许多喜爱旧体诗词的人士经常接触。大家在一起，总要相互倾吐诗词写作的甜酸苦辣。由于旧体诗词面临的窘境很难改变，想要通

恰也是“三种境界”

褚水敖

过诗词写作而扬名图利，毕竟是难上加难之事。据我所知，我们学会的会员一般都没有这方面的功利欲望，而是把诗词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，当作一种关心生活、修身养性的手段。而且还有一个具体的目标：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越写越好。不过，在我们的队伍里，灵感频生、出手即是佳作的诗人到底少数，

多数会员都是在诗词的荆棘路上披荆斩棘，以苦为乐。含辛茹苦包括苦思冥想之后，诗思凝结佳构，这对自己是内心的欣慰，对社会则是积极的贡献。“借问形容何瘦生，只为从来作诗苦”，无名无利，诗却求好，苦则苦矣，无怨无悔！一旦诗词新作发出了夺目光芒，乐就在其中了。

第三境，语出辛弃疾《青玉案》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当代诗词事业的发展，就全国的趋势来说，有一个从蓬勃兴起到渐次壮大的过程。上海也是如此。如今，我会已有注册会员八百多人。会员们创作的旧体诗词的数量与质量，列于全国诗词之林毫不逊色。但会员们并不因此而自鸣得意，大事张扬。在

我的办公室和书房里，有许多我会会员赠送的诗词集。不少诗词集质量上乘，但大都不是正式出版，而是自己出资印制，只供内部交流。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，许多上海旧体诗人都怀着这样谦虚质朴的想法。这其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。由此我想起陈思和、胡中训两位教授在《诗经》里阐明的一个观点：“……旧体诗词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作为现代人的一种文化素养，能够如涓涓细流绵延不绝。这便是我们的办刊宗旨。”比起洪波大浪，涓涓细流流于边缘，却有它自身的美好。灯火阑珊处，亭亭玉立者，也是窈窕美人啊！

十日谈

风云诗会

明起刊登一组文章讲述师徒情谊。